

彭玉冰◎著

七寸之痛

这是一部唯美爱情小说。俗语说，打蛇打七寸。

女人一旦深爱上一个男人，便把自己的

『七寸』拱手奉上，而不再为自己留下半分余

地。时光倒流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男女主人公相遇

在『爱情禁忌』的岁月，最初的爱恋单纯而美丽，读

之如呼吸花草的芬芳，刻骨铭心又撼人心腑，有如《山

楂树之恋》般的青涩和美好……然而男主人公无意的背

叛击中了女主人公的『七寸』，是绝望还是重生？故

事的结尾有着出人意料的反转……

——张胜友（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

ARC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彭玉冰◎著
QICUN ZHI TONG

七寸之痛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七寸之痛/彭玉冰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 10
ISBN 978-7-5396-4683-1

I. ①七… II. ①彭…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11831 号

出 版 人:朱寒冬

责任编辑:朱寒冬 姜婧婧

封面题签:张 飙

装帧设计:许含章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 销 部:(0551) 63533889

印 制: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0551)64456946

开本:710×1010 1/16 印张:20 字数:350千字

版次:2013年10月第1版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29.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CONTENTS

- 第一章 情窦初开 / 001
- 第二章 青涩初恋 / 029
- 第三章 相思之苦 / 063
- 第四章 偷食禁果 / 091
- 第五章 花样年华 / 116
- 第六章 青春无悔 / 141
- 第七章 命运多舛 / 168
- 第八章 朝思暮盼 / 201
- 第九章 沙漠失踪 / 227
- 第十章 方寸大乱 / 252
- 第十一章 七寸之痛 / 284
- 古丽娅番外(上) / 307
- 古丽娅番外(下) / 312
- 霖然番外 / 315

第一章 情窦初开

1

听云姐说亲戚家隔壁的那个大男孩儿霏然懂事,长得又帅气的时候,少女小鹤刚刚满十三岁。

这年夏天,小鹤来到卹旌县亲戚家,给他家五岁的大女儿婷婷当免费小保姆。

对于十三岁的小鹤来讲,洗衣、做饭、带孩子,已经不成问题。只是这次,她本想借此机会认识一下霏然,不想霏然却在头一天被他老姨带着去了北方,说是走亲戚去了。

望着霏然弟弟霏欣一说话就笑的大圆眼睛,小鹤心中好不失望。

“快看——那个女的,又要自杀!”

这天中午,正值午睡时光。闷热的阳光加上湿热的暑气,把卹旌县医院家属院儿里几棵老桑树上的蝉虫给燥得“知了——知了——”不耐烦地扯着嗓门。

突然,几个淘气的小男孩儿、小女孩儿大呼小叫着,往家属院儿后门跑去。

一个喝农药寻死的女人,正被四个农村壮汉用担架抬着,脚步勿乱地从后门闯了进来。小鹤带着婷婷,跟着大志,也追随在一群孩子身后。

大志是霏然的发小,两人是同院儿长大最要好的朋友。大志个子比小鹤高出半个头,人沉稳,话不多,一双不大的眼睛,总是有意无意瞄向小鹤。在浑江时,他就和小鹤认识了。那次,大志到浑江他表姨家玩耍,小鹤那“一帮一对红”的女同学,正好是他表姨的邻居,所以大志知道,小鹤比自己小两岁,也正在念初中一

年级。

大志家，在家属院紧西头那两棵老核桃树下。

小鹤平时听到大志家的动静，准是大志妈那拉长音儿的高昂喊声，响彻在县医院家属院子黄昏的上空：“大志——你屙不屙痢嘛？！”

每当听到这喊声，玩得猴头土脸、满脸汗渍的大志，就会像霜打的茄子，立马蔫儿下来，悻悻地往家走。这时，如果再触碰到小鹤那双清亮亮的大眼睛，正疑惑地看向他，大志准会刷地红了脸，恨不得把头藏到前胸的脏衣服里。

只是小鹤不明白，大志妈为何非要把吃饭说成是恶心的屙屎，所以常常很同情地目送着大志沮丧离去的背影儿。

这天，农村女人寻死的消息，就是大志跑来告诉小鹤的。小鹤觉得，大志的声音让她有种莫名的安心，所以大志说什么，她都听，也都信。

那个农村女人躺在地上的担架上，辗转反侧，口吐白沫，整个脸儿都绿了。小鹤害怕得皱起了眉头。大志一瞧，忙挤过来，拉起婷婷的手，顺带把牵着婷婷另一只手的小鹤，也带出了人群。

大志悄悄告诉小鹤，这个女人有一个花心的丈夫，因为丈夫不忠，跟街上一个“卖汤圆的妖精”好上了，每次吃完汤圆回到家，就毒打这个女人。女人想不通，一气之下已是第二次喝敌敌畏，寻短见了。

“你怎么知道的？”小鹤双瞳翦水，好奇地瞪大眼睛。

大志脸一红，用手摸摸自己的平头，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上次，就是我妈给她洗的胃，听我妈说的呗。”

原来，天天黄昏时在院儿里高声叫喊儿子吃饭的大志妈，是县医院内科病房的大夫。不过小鹤瞧她那总是耷拉在脸上乱蓬蓬的短发，还是觉得她不大爱干净，不像个医生。不过院儿里的小孩儿们都说，大志妈的医术可高了。她家门口，也常有一些被她医治好的病人康复后送来的葱姜蒜苗什么的。要知道，在那个衣食短缺的困难年代，农村都设有免费的赤脚医生，能自己花钱到县医院来瞧病的人，多半都是身患重疾、赤脚医生医治不了的农民。那个年代农民能送得起的“贵重礼物”，不外乎也就这些地里长出来的果实了。

大志说，这个寻死的女人，上次还给他家送过十个鸡蛋，说是谢谢他妈的救命之恩。

看着这曾死过一回的女人，又用同样痛苦的法子第二次寻死，小鹤稚嫩的心中猜想，这女人该有多么绝望和伤心啊。不由得在小小心灵上，恨死了花心的

男人。

县医院家属院儿的暑期日子，时常在料想不到的突发热闹中度过。

邮雕县医院，分前后三进大院儿。最北端的大院儿，是医院的各个诊室；依次往南的两进，是县医院几十号医生们的宿舍区，跟小鹤同龄的孩子特别多。

由于家属院儿与医院没有明显的围墙隔断，医院前门后院抬进个什么病人，或者有点儿什么医患纠纷，马上就会传遍整个家属院区。所以，在亲戚家带孩子的大半个暑期，虽然没能见上慕名已久的霁然，但有大志陪伴，有时不时突发的热闹围观，小鹤觉得给亲戚带孩子当小保姆，也是蛮好玩的。

小鹤会出现在这里是因为，她家必须还亲戚的情。

当时的中国，还没有恢复高考制度，城里知识青年高中毕业后，必须下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姊妹多的家庭，父母身边只能留一个子女。小鹤家，就小鹤和小云两姐妹，姐姐小云比小鹤大六岁，高二毕业后，为了让妹妹留在家里继续读书，小云在这家亲戚的帮助下，就近下到邮雕县农村，当上了知青。而没有像她那些大拨轰的同学，因为没有关系留城当工人或者参军，不得不下到老远的内蒙古和云南，插队在草原和边寨。

由此，为了感谢邮雕县亲戚的帮忙，每逢节假日，只是普通工人的小鹤父母，就会搜罗出家中多少还值点儿钱的东西，像出口转内销的雕花高脚玻璃酒杯、折叠工艺纸扇，还有全家人省吃俭用攒下来的市、省、全国粮票，小心裹了，掖在贴身衣兜里，赶去送给邮雕县那家亲戚，既感谢他们对小云下乡时的关照安排，也希望维持这个人情关系，以便将来在小云有急困时，还能就近扶助帮一下忙。

这年六月，亲戚家二女儿妍妍诞生，五岁的大女儿婷婷便没了人带。亲戚旁敲侧击递来话儿说，小鹤也大了，想必应该会做一些家务事了吧？那意思当然再明白不过。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但明眼的小鹤父母还是知道，承情人家照顾大女儿就近下乡，小女儿自然得有所付出。于是暑假里，小鹤便当上了婷婷的免费保姆。

亲戚家住的平房，是医院家属院里最向阳的一排房子。一溜儿十几户人家。每户人家的房子，都是前后两间，从前屋穿门而过，后屋或是饭厅，或是卧室，紧靠后屋的门外面，是半间搭在院子围墙根下的自建厨房。相互连接的厨房，是邻居们每天聊天交流的好地方。半人高的木栅栏，只是象征性地隔开彼此，大家做饭

缺个葱,或借个酱油什么的,都非常方便。隔着厨房背后那道爬满绿色植物,开满粉色、紫色喇叭花的砖墙,是一条不宽的马路。马路虽不宽,却是邮睢县城正儿八经的省级公路干道。每天半夜和凌晨,轰隆隆开过的大货车特别多。好在小鹤年轻睡眠好,头一挨着枕头,立马就能睡着。

这天早上,睡梦中醒来的小鹤,突然听见厨房旁边的邻居家传来霏然妈的声音,像是在跟什么人说话:“……你把香皂拿给我一下。”

小鹤轻轻起床,踮起脚尖从后屋门边探出半个头,往右侧霏然家厨房一瞧,一个跟她差不多大的男孩子正背对着她,把手上的香皂递到厨房里伸出来的那只胖胖的手上。

小鹤到亲戚家带孩子,已经有些日子了。这天正好是星期天,亲戚一大早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小女儿,到乡下走人户去了,家里只剩下她和婷婷。婷婷且还在床上睡哩,小鹤轻手轻脚洗漱完毕,就着泡菜、豆腐乳,草草喝了碗稀粥,就抱着大志借给她的长篇小说《渔岛之子》,坐到门外房檐下小椅子上,专心看了起来。

很快,小鹤便沉浸到书中描写的海生、铁蛋的海岛生活中去了。

“你是——小云姐的妹妹?”一个试探的询问声,把小鹤的注意力从书中拉了出来。小鹤扭头抬眼一瞧,刚才给霏然妈递香皂的那个男孩,正右手拿着牙刷,左手端着杯子,站在霏然家门前。

“你是——霏然?!你不是去亲戚家了吗?”小鹤猜想着站起来,有些欣喜地怯声问。

“是啊,我回来了。你是小鹤?!”霏然眼神中充满热情。

“咦,你怎么知道的?”小鹤有些奇怪,自己又没有告诉他,他怎么一猜就准?

“嘿嘿,你长得跟你姐真像。”大男孩得意地笑了,露出一口白净整齐的牙齿。

啊,他真是霏然!不知为何,小鹤突然变得十分害羞。她想再看一眼霏然的笑容,又不好意思抬头,于是只好坐下,装着继续看书。

见小鹤突然低下头,不再搭理自己,霏然有些怅然若失。他想了想,抬脚走下门前台阶儿,向院子中间那口井走去。

小鹤见状,赶紧起身,快步跑进房间。这时小鹤的心,正莫名地突突跳着。小鹤不明白自己这是怎么了,只觉得心慌得就像是怀揣着一只活蹦乱跳的小兔子,有欢喜,也有不可名状的羞涩。小鹤觉得,霏然笑起来的样子太好看了。

霏然跟大志不仅年龄相仿,同校同班,两人的妈妈也都是邮睢县医院屈指可数的几个老牌医科大学毕业生,是正儿八经的专家医生,一个在内科,一个在妇

科,这两个科是邳睢县医院最牛的两个科室,许多病人都是慕名而来。而在家属院儿里,霏然最要好的女孩儿,是住在中院的古大夫家的女儿古丽娅。

古丽娅一家是从新疆调过来的,据说当年是为了照顾她爸爸妈妈两地分居。古丽娅长得有些像外国女孩,高高的鼻梁,眨眨的眼眶,因为从小受南方辣椒的洗练,性格中,又多些了泼辣胆大。

昨天,霏然正在中院跟古丽娅商量,后半个暑期要怎么过,突然看见邻居吴嬢嬢家,跑出一个看上去陌生却又有些眼熟的女孩儿,手上拿着一个空碗,拐出院门上街去了。

这个院子里的小孩儿,没有霏然不认识的,只是这个清丽漂亮的少女是谁,霏然还真不知道。正疑惑间,那个女孩又端着碗跑了回来,这次碗中,已经盛了小半碗甜面酱。哦,原来她是上街打甜面酱去了。想着吴嬢嬢最爱炒加甜面酱的熬锅肉,霏然馋得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晚上吃过饭在厨房里洗碗,弟弟霏欣告诉霏然,吴嬢嬢家亲戚云姐的妹妹小鹤来了。“她眼睛可大可亮了,她还问我,你上哪儿去了。”有些虎头虎脑、整天乐呵呵的霏欣,吸溜一下鼻涕又追问一句,“哎,哥,你认识她呀?”

“我?哦,认——识。”

原来是云姐的妹妹!难怪看上去有些眼熟。并不认识小鹤的霏然,突然觉得,自己像是早就认识了这个叫小鹤的女孩,反正看着她就觉得亲切,特别想跟她说话。所以,今天好不容易瞄着小鹤坐在门前看书,原本已经洗漱完毕的霏然,忙装出才起床的样子,拿起已经用过的还湿漉漉滴水的牙刷,端着空杯子,站在了自家门前。本想借机跟小鹤搭讪,没想到刚开头说了两句话,小鹤却突然埋下头,不再搭理他,自顾自地看起来。霏然觉得好不尴尬,犹豫半晌,只好佯装去井边打水。等走到井边再回头,小鹤已经不见了踪影儿。

估计小鹤回屋里去了,霏然便坐在自家门前的小凳子上等着。等啊等,半晌,也不见小鹤再出来。

闲来无聊的霏然,一会儿翻看自己脚上已经快穿漏底了的篮球鞋,一会儿抬头望着太阳发呆。霏然觉得一天的时光突然变得那么漫长,漫长得看着太阳的影子,慢悠悠地从东边升到头顶,又从头顶斜落到西方。

从前屋到后屋再到厨房,霏然连着几天装着忙碌地拿这搬那的样子,眼睛却始终没再瞄见隔壁小鹤的身影。他想不明白,小鹤怎么只跟自己说了两句话,就从邻居吴嬢嬢家消失了。

小鹤的突然离去,并不是因为霏然。

那天,亲戚下班回来,气哼哼地说,小鹤父亲从邮局发来电报,说她堂兄来了,要她迅速回去一趟。

小鹤母亲当时正在下乡的大女儿小云那里帮忙。小云忙于秋收,连夜加班干活,为了挣够工分,累得连饭都做不上吃。小鹤妈听得心疼,为了日渐消瘦的大女儿,只得谎称生病,向工厂递了张病假条,悄没声儿赶去照料大女儿。而小鹤的父亲,这阵子正轮上单位在造走资派的反,要求职工必须轮岗值夜班。家里没人,只好让小鹤赶回去。

一听是堂兄远景来了,小鹤高兴坏了,也顾不得初见霏然时那份说不清道不明的心慌,第二天一大早,就坐头班长途汽车,回到了浑江。

堂兄远景是小鹤大伯的独生儿子。那时,中国家庭独生子女非常少。如果说谁是独生子女,大伙儿除了羡慕在有好东西时不会有人跟他争抢外,余下的多半便是同情。可不嘛,那个时候许多家庭,因为学习前苏联“英雄妈妈”多生孩子,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谁家没有四五个兄弟姊妹?小鹤大伯家人口少,堂兄远景没有兄弟姐妹,自然常到幺爸家来玩。远景几乎从小就在小鹤家长大。小鹤家没有男孩儿,远景便成了小鹤父母的半个儿子。

小鹤家房子不太宽裕,除了客厅,剩下的两间屋子,父母住一间,小鹤和姐姐住一间。远景来时,父母给他在客厅搭上一张小床,可远景不愿意自己睡,他喜欢挤到小鹤和云姐的床上。于是,两小无猜耳鬓厮磨的年龄,远景和小鹤就常常躲在蚊帐里放蜻蜓、追蚊子、抢扇子,争夺那个不大一点儿的半导体收音机。

当时收音机在中国家庭,还算是大件电器。年轻人结婚兴置办个“三转一响”。所谓“三转”,就是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那“一响”,便是指收音机。

小鹤家那台小收音机,是小鹤爸爸的宝贝。陪远景的那几天,小鹤常常跟远景为听评书还是听音乐,两人剪刀、石头、布地比画半天。无奈远景比小鹤狡猾,总是在瞄准小鹤即将伸出的拳头后,才猛地伸出右手,所以收音机便总是摆放在远景头边。

小鹤觉得远景虽然比自己大,可他爱较劲的个性,让她始终无法把他当哥哥看。有一次,远景抢了小鹤手上正叠着的纸鹤,小鹤生气了,去跟爸爸告状。爸爸怜爱地抚摸着小鹤的头说:“远景是咱们家的客人,咱们应当让着他、善待他,你说吧?”

“嗯。”懂事的小鹤心很软。至此,有远景在家的日子,小鹤便不再跟他争抢东西,久而久之,远景反倒像小鹤家的老三。

“嘿,小鹤,看,我给你带的啥!”远道赶来的远景,神秘地从衣兜里掏出一个金红的东西。

“啊,金鱼!真好看。”一个用塑料胶绳编织的大肚金鱼活灵活现地躺在远景的手心上。小鹤知道,金鱼的肚皮里,还裹着一个小乒乓球。那是几个月前的一天,小鹤他们学校组织同学去远景家乡的地主庄园接受阶级教育,这是学校每年一次的常规活动。小鹤发现,每年都来的地主庄园门前,突然变得热闹起来。许多小摊小贩就是在卖这种塑料编织的物件,只是价格太贵,只有小指头般大小粗细的塑料小虾,也要两毛钱一个。小鹤实在舍不得花掉自己攒了一整学期,好不容易才存下的三块钱,就什么也没买。

听到小鹤夸赞,远景脸上现出得意之色:“好看吧,这是我专门给你编的。”

“哈哈,你也会编了呀?”

“那当然。我还会编小虾、青蛙,还有杯套,反正好多好多东西哩。这次来浑江,就是我自己挣来的钱买的汽车票。我在地主庄园门口卖这些东西,刚两个月,就挣了十几块钱哩。”

“真的?”望着又长高了,并且开始变声的远景,小鹤眼里充满佩服和担忧。计划经济年代,人们如果私自上街倒卖东西,是会被当作投机倒把分子抓起来游街的。说到游街,小鹤上小学时常常在大马路上看到,先是装有报警器的大卡车,一路上拉着警报驶过,人们一听到这动静,就知道有的看了,蜂拥到马路两旁,翘首观望。很快,押着一个个犯人的大卡车,便会缓缓驶来。这些犯人脖子上都挂着一个大白牌儿,白牌儿上有的写着“投机倒把分子”,有的写着“走资派”,牌儿上还打着大红叉;有的人头发被剃掉一半;还有一个女的,小鹤印象特别深,因为她披头散发,一路上都在哭,脖子上吊着的是一双破烂的布鞋……

“你不怕被抓啊?”

“抓?现在谁还抓人呀,连我们县公安局局长的女儿都在卖这些个东西哩。告诉你吧,我现在已经不上学了,这次过来,就是想买一些好看的塑料胶绳带回去,现在生意可好做啦。”

“啊,你真的不读书了?”

望着满腹生意经的远景,小鹤实在想不明白,远景为何不愿再念书。要知道远景的脑子特别聪明,两人玩脑筋急转弯时,小鹤从来都玩不过他。

“不读了，我妈也同意了。”远景坚决地摇摇头。远景告诉小鹤，他待几天，买齐了编织用的东西就得赶回去。

果然，在余下的时间里，远景白天出去，晚上回来，购买的塑料绳、玻璃球、乒乓球、小钩、小环儿什么的，摊在桌上五颜六色，煞是好看。只是一闲下来跟小鹤聊天，三言五语他就会拉扯到赚钱的事儿上去。听着远景绘声绘色地讲述他平时如何察言观色，与买东西的人们讲价钱，总能把货物卖出最高价时，小鹤困得都快睡着了。

见小鹤甚是无趣，远景在小鹤家也待不住了。买齐原材料的第二天，一大早，远景便打道回府了。

远景走后，小鹤抓紧时间，赶完了全部暑期作业。因为妈妈回来说，妍妍生病了，亲戚希望小鹤能再过去，帮忙带几天婷婷。妈妈说这话时，鼻子里有些不满的哼哼声儿。

就这样，一个星期后的某天黄昏，当小鹤又出现在霏然视线时，霏然感到意想不到的惊喜。

当时，霏然正端着饭碗跟弟弟霏欣站在门前桑树下，边聊天边吃饭，扭头猛地看见小鹤，霏然一愣神儿，饭碗差点掉在地上。好在霏欣眼疾手快，半空中捞住了碗和饭团，几片落地的腊肉和豆腐干被从斜刺里窜出的三只红公鸡争抢着叼跑了。虽然碗里只剩下了白米饭，可霏然觉得，白米饭竟也如此可口香甜。

有霏然陪伴的日子，小鹤的暑期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起来。每天早上，当小鹤和婷婷吃完早饭时，霏然便会来找她们。霏然先教会小鹤玩“争上游”和“打升级”。玩争上游时，霏然会偷偷趁大家不注意，把自己手上摸到的最大的牌悄悄从桌子底下递给小鹤，再让小鹤把她手上最小最烂的牌换给他。刚开始，小鹤还有些不好意思，后来次数多了，只要霏然用脚悄悄碰一下小鹤的布鞋，小鹤就默契地把手伸到桌子底下，机灵地转动着黑如点漆的大眼睛，悄没声儿地完成与霏然的交换。自然，上游常常是小鹤得到，小鹤咯咯乐得不行，红扑扑的脸蛋儿，像盛开的花蕾。垫底的霏然看着小鹤欣然的样子，也是一脸开心的笑。后来玩升级，小鹤特别想跟霏然做对家，可小鹤不好意思说。事实上也根本用不着她开口，霏然就会有意无意，利用搬桌子、摆凳子的机会，把自己的位子对着小鹤。为此大志特别懊恼，因为他每次都跟小鹤做对家，可每次等他跑回家，吭哧吭哧搬来沉重的板凳时，小鹤的对面，已经坐下了霏然。

古丽娅知道是霏然搞的鬼。小鹤没来时,从来都是她跟霏然打对家,院子里的小孩儿玩任何游戏,也都把他俩看作是一对儿。小鹤来后,一切都变了。古丽娅心中嫉妒小鹤,发誓下次再不与小鹤玩了。可每当霏然站在树下召集大伙儿玩牌时,古丽娅又扛不住霏然的叫声诱惑,小桌子前,总是她第一个坐下。

小鹤跟着霏然玩游戏,有一种被时刻关心呵护着的感觉,小鹤说不清自己为什么这么着迷霏然,反正跟霏然在一起,她就是觉得特别高兴,特别舒心。

一天下午,霏然和大志他们一群男孩子,在大志家门前的核桃树下用竹竿打核桃,小鹤带着婷婷,站在一边看。

啪,一个青色的核桃,被大志打了下来,不偏不倚,正好滚落到小鹤面前。大志刚要伸手去捡,霏然已经冲过来,弯腰拾起,递给小鹤:

“你尝尝,新鲜核桃特别好吃。”

小鹤只见过那种小小的、被木色硬壳包裹着的核桃,从来不知道,核桃刚从树上摘下来时,上面还有这么大一个青皮儿包着。小鹤用手去剥,剥不动,就想用牙咬,霏然啊的一声,伸手挡住了:“别咬,核桃外面这层壳上有油,粘在嘴上,黑乎乎的洗不掉。”

“啊,真的?”小鹤吓得将核桃还给了霏然。霏然抓过青核桃,高高举起,往地上使劲儿拍去。啪!青壳儿破了,一个油亮的木色核桃滚了出来,霏然笑着捡起,用手擦擦,再递给小鹤。

握着这颗散发着植物清香的新鲜核桃,小鹤觉得心中暖暖的,刚想对霏然说声谢谢,一扭头,看见身旁的大志,眼里正闪过一丝惆怅。

“小鹤姐,我要尿尿。”跟在小鹤身边的婷婷,突然叫起来。小鹤一听,慌忙把手上的核桃顺手塞到大志手里,牵着婷婷,急急忙忙往院子里的公共厕所跑去。

2

这天晚上,小鹤做了一个梦。

小鹤梦见的,是她有了一个特别疼爱她的哥哥。

小鹤一直盼望生活中真有这么一个亲哥哥。她常常跟云姐念叨:“姐,你要是个哥哥,该多好呀。”

要知道小鹤在上五年级时,班上转来一个“降班头儿”,名叫张兵。张兵已经不知道留过多少级了,年龄比小鹤班上的所有同学都大了许多,个头也高出不少。

小鹤班上的同学座位,都是按成绩好坏、一男一女搭配着坐的。老师说只有这样,才能“一帮一对红”。不幸,张兵一来,就被安排坐在了身为学习委员的小鹤身旁。

坐在小鹤左侧的张兵,上课时根本听不进老师讲课。他偷眼看着小鹤,趁她不注意,就把她的长辫子,悄悄系在身后的椅背儿上,结果,小鹤一起身,总是被辫子拉扯得龇牙咧嘴直喊痛,乐得一旁的张兵大张着嘴巴,嘎嘎狂笑。张兵还经常强行抢去小鹤的圆珠笔,或者漂亮的年历卡片。张兵用粗笔在桌子中间三七开的地方,画了一道“三八线”。张兵说,自己身强体壮,块头儿大,理应占大半个桌子。于是,剩下的小半桌面,便时常桎梏着小鹤的右胳膊。稍不注意,手肘越过三八线,就会被一旁斜瞄多时的张兵忽地一下给推回来,好几次,手中的笔尖把书都划破了。看着破掉的书页,小鹤心疼得直掉眼泪。

无可奈何的小鹤,抱着惹不起躲得起的念头,在上学放学路上,尽可能躲着同道的张兵走。可无奈,还是经常被张兵堵在半道上。好在有同校读高二的云姐途中解救,才算躲过张兵的纠缠。

事后张兵对小鹤说:“我不怕你姐,反正你没哥哥,你姐也打不赢我。”

于是,绝望的小鹤特别盼望有一个哥哥,能时刻保护自己。可云姐也变不成哥哥呀,小鹤悲哀地生出转学的念头。可理由呢?妈妈要是问起来,总得有个说得过去的正当理由吧?说张兵欺负自己?那肯定不行。从不吃亏的妈妈肯定会跑到学校去找老师大闹,张兵恐怕也会觉得跌份儿伤面子,更会欺负自己。想到张兵的样子,小鹤有时又觉得,张兵这人其实并不坏,只不过是没人跟他玩的时候,或者在他要抄她卷子时,她又交得太早的时候,他才会生气。可这也怪不得小鹤啊,小鹤跟班上女同学一样,也非常害怕张兵的坏脾气,不知他什么时候会发火,什么时候会打人,大家躲他还来不及呢,谁还敢硬着头皮,往他跟前儿凑?

好在随着年龄慢慢长大,张兵因为多多少少能抄上小鹤的答卷,各门功课也都基本维持在了50多分、60分上下,再加上老师怜惜,高抬贵手,也就没再降班留级,同学们背地里喊他“降班头儿”的声音,自然也少了许多。

有一天小鹤发现,不知何时,张兵悄悄擦掉了桌上的三八线,似乎也不再为难小鹤。甚至有一次,当高年级男生欺负小鹤班上的女生,要挤占老师分配给她们的篮球架时,张兵冲上来,指着正抱着篮球发愁的小鹤,对那帮男生说:“她是我同桌,不许你们欺负她。”弄得小鹤特别地惊讶和害羞。只是小鹤一时还是扭转不了对张兵的恐怖印象,所以,常常看见张兵扫过来的目光,便赶紧低下头,匆匆跑

开了。

“要是我有个哥哥该多好呀，就像张兵一样，呃，不，只是像他一样高、一样壮，但从不欺负我，也不许张兵欺负我。”

这就是十三岁的小鹤内心的最大梦想。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天，小鹤便在梦中见到了“哥哥”。梦中的哥哥什么样，小鹤醒来已经完全记不得了，只是依稀记起，他有一双特别温暖的大手，就这么一直握着小鹤的手不放。

“嗯，将来长大了，我一定要嫁给梦中的哥哥。”

想到“嫁”字，小鹤的脸蓦地红了，慌乱的心，就像半年前她第一次来月经时的情形。好在四周看看，蚊帐里除了自己，只有熟睡的婷婷，小鹤害羞紧张的心，才渐渐地恢复了平静。

那天，正在上体育课的小鹤肚子突然一阵绞痛，“丁零零——”正好，下课铃声响起。小鹤飞快跑向厕所。

小鹤拉下裤子，赫然看见自己白裤衩上，染着猩红一摊血迹。

啊？我流血了？我是不是快要死了？

看见流血就以为自己快要死掉，是那个无性年代、毫无性发育知识女孩儿的通病。本来学校也设有生理卫生一课，还给大家发了课本，可小鹤一看到新书上那男女生殖系统的图片，就吓得噗的一声，直接把课本扔进了家中靠墙立着的近两米高的大立柜背后。

“啊？咳咳——呜呜——”小鹤无助地擦着眼泪，蹲在茅坑上，吓得边咳边哭起来。

“怎么啦？”

“怎么啦？”

一大堆女同学围拢过来，关切地看向还蹲在茅坑上的小鹤。

“啊？血？”

“你流血了！”

“哦，没事儿的，我也有过。”

“我知道，你来月经了。”

“土老帽，还月经呢，人家都叫例假。”

“还大姨妈哩。”

“嘻嘻嘻嘻——”

“哈哈哈哈哈——”

懵懂未知的青春少女们,或亲历过的,或道听途说的,大家互相斗着嘴,开心打闹起来,个个都摆出一副假老练的成熟样儿。

“走,我们陪你回家,帮你跟你妈说去。”

小鹤羞涩地点点头。

于是,二十多个同龄少女簇拥着刚刚“诞生”的成熟小女人,向小鹤家走去。

一下子看见女儿被一大群女同学簇拥着回家,小鹤妈着实吓了一跳。

有几个十一二岁就来例假的女同学争先恐后地告诉小鹤妈,小鹤来月经了。听闻此言,小鹤妈拍拍胸口,长出一口气,放心地笑了。

谢过并送走女儿热情的同学,小鹤妈把小鹤拉进卧室床边坐下,表情近似严肃地告诉女儿:“现在你已经是大人了。古人说得好,男大避母,女大避父。来了月经的女孩,就要学会洁身自好、爱干净,不能再在男孩子面前不知收敛地瞎玩儿……来,妈妈教你怎么用月经带。”

上个世纪的中国女人,说也可怜,根本没有什么现成的卫生巾。那时的女人们,只能自己动手,缝制一个两头各钉有两根长带子的小布条,布条两端固定两根细松紧带,把黄不拉叽的草纸折叠成长条固定在布带上,就权当是卫生巾。

小鹤过去常见云姐晾在厕所里的这东西,但从来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现在才恍然大悟。

用上自制卫生巾的小鹤,总觉得浑身不自在。厚厚的草纸垫在两腿之间,就像夹着一本厚书,磨得两条细嫩的大腿内侧皮肤发红,再被浸出的血液黏上,硬得像刀子割肉一般生疼。小鹤总忍不住想扭头去看自己的裤子后面,因为她觉得用上这么厚的纸,从裤子后边,一定能被人一眼看出秘密,如果是那样,就太臊人了。

晚上,小鹤爸下班回家,小鹤一反常态,没有像以往那样扑上去,扎进爸爸怀里撒娇。她羞涩得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更不敢去直视爸爸的目光。

妈妈在厨房里炒菜,让小鹤递个盘子给她。小鹤拿起饭桌上的盘子,面向爸爸,装出哼歌的样子,倒退着蹭进厨房。

“瞧你,走路连个正经样儿都没有,小心摔了盘子。”不明就里的爸爸笑着提醒女儿。

吃过晚饭,照例该小鹤收拾碗筷去厨房涮洗,却被妈妈一把拉住。小鹤妈命

令小鹤爸：“这星期的碗都归你洗了，小鹤不能沾冷水。”

小鹤偷偷窥见，爸爸好像愣了一下，把眼睛看向妈妈，但很快，爸爸就笑着点点头，端着空碗进了厨房。

听妈妈对爸爸讲这些话时，小鹤紧张坏了。小鹤怕爸爸万一问起，今天为什么突然不洗碗了，她该怎么回答呀？好在爸爸像是忙忘了，一直没有问。于是，小鹤每月，便有了七天不用沾冷水干活儿的空闲日子。

“呃，女孩来例假还真是不错。”受到异常关照的小鹤，开心地摇晃着满头浓密黑发的小脑袋，傻傻地这样想。

后来到亲戚家带孩子，在医院中药房工作的婷婷妈不屑地说，女人来个月经，哪儿有那么多讲究。婷婷妈告诉小鹤：“你妈就是迷信，不懂科学。”

得，小鹤再来例假的日子，依然得到井边去提水，洗衣做饭。无论冬夏的井水，始终透着浸人的寒凉。小鹤从此便开始痛经。例假来前一周开始痛，一直痛到来完例假。每月十几天的疼痛，便这样跟定小鹤，直至影响到她的高考。

小鹤十四岁那年，升入了初中二年级。在这一年，她入了团，还被大家推选为班上的团支部书记。

当了团支书的小鹤，告诫自己要时刻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学习上争第一，思想品德上更要过得硬。因为这些都是那个年代，要求好学生必须做到的道德标准。不过，学习过硬的小鹤，心肠还是太软，每当同桌张兵要抄她卷子时，她还是不忍心让他交白卷。小鹤怕张兵再留级，怕张兵超强的自尊心被同学笑话。可即便这样，张兵还是自毁了前程。因为老师从张兵的书包里，搜出了黄色手抄本《少女×心》。这是流传在那个年代，影响最大、版本最多、祸害青少年最深的一本黄色手抄本。用语文老师的话说，“白字大王”张兵，竟然敢把黄色手抄本带到“毛泽东思想先进典型”的学校来，这还了得。

于是，一个周六的下午，全体同学被分班集合在操场上。

主席台上坐着校长、教导主任，还有各班的班主任。一个冬天被老师用在办公室烤火的铁火盆，也被搬到了主席台中央的水泥地上。

年过五旬的老校长，双眉紧蹙地站起身，走到主席台右前方立着的话筒前，她用手扶了扶深度近视眼镜，突然用高八度的嗓音，冲眼前一人高的麦克风大喊一声：

“把张兵带上来！”

坐在台下的全体同学，顿时鸦雀无声。大家紧张地伸长脖子，四处张望着。